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三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下

劉母戒子以節

陸贄上奏論選法

宰相不能徧多

德宗

貞元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李納憚之其母雖貴

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

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

留後士寧以財賞將士請於朝詔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以尚

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請

今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上都奠切

下功曰殿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

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

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官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

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上頌綸切

其選漢之選部是也王銓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僉七

鑑一百六

一

誠也皆也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

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

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

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拍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

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賊不加

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

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

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為弊益其所

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

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

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

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

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

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

則天得人

陸贄
薦李
巽

陸贄
請賑
撫

陸贄
上言
措置
失當

蓄
乖宜

德宗

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
 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
 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
 古知留後詔以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七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
 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
 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
 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
 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竟以延齡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
 請遣使賑撫上之刀切贄也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
 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
 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
 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
 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
 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

鑑一百六

二

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奚音音方宣撫諸道水災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
 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
 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
 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
 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
 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
 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
 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
 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殺則切纖廉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
 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
 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上
飢切細葛也下文呂切說文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鬻余
籛屬細者為絺粗者為紵也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
 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

斗錢
運斗

論財

論漕
運利
病

邊備
浸充

官官
專軍
政
稅茶

德宗

成囊橐上如當切袋也下他各切無底囊也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利近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到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米斗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做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餽即就切賃也糙七竈切粗米未舂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二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

八鑑一百六

三

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做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做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上始移切緡似布曰緡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左神策大將軍栢良器栢皇氏古帝號後為氏顯帝師栢亮父帝嘗師伯超之裔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十二月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官官始專軍政

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益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

茶稅
不救
水旱

陸贄
上奏

賞刑
賈明

賄賂
宜絕

趙憬
與陸
贄有
隙
陸贄
論備
邊六
失
措置
乖方



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
 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上使人
 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
 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
 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
 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鞭馬也靴受亦無傷
 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
 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
 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
 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人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
 諸訥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
 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為名
 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
 善售姦莫斯為其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

益一百六

四

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
 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
 展轉滋其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
 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谿率矣切水注川
 也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
 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五月以趙
 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賈耽為右僕射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
 事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已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
 有隙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
 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
 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上七正屈指計
 歸張頤待哺頤盈之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
 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無良之
 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

課責
虧度

財匱
於兵
衆

力分
於將
均

怨生
於不
均

德宗

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
 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及欲
 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
 取怨於士卒償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也
 也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也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
 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互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
 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重增供億之弊問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
 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
 舉國勝兵之徒纒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
 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
 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
 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疆
 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

一盡一百六

五

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番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
 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
 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上口浪切衡車上橫木抗
 抗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
 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
 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
 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憂缺音决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
 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
 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
 等人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請遙隸神策不離舊
 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
 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
 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

機失於遙制

韋臯破吐蕃

雲南朝貢

宰相迭乘政

裴延齡惑上



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馳骨切謂奔迅如風也迅如風風扶搖風也
駟書上聞駟人質切說文駟傳也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

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
百而為一其擄獲則張百而成千擄居運切說文拾也將帥既幸於總制在

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
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

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
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

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
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

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
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疆居良切界也場羊益切畔也謐亦畢切安靜為寧謐上雖不能盡

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董勳破吐蕃拔堡柵五十餘 雲南王異牟
尋遣使者三輩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

八益一百六

八六

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

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普義
弟日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

遣使慰撫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七
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乘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

後日一易之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
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

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耗呼到切贻減也贖寔證切增益也染練物別置月
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

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
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

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
牧殿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

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
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

崔佐時使雲南

陸贄論宣武事

崔佐時不衣夷服

德宗

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市朝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十月

韋臯遣其巡官崔佐時贄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劉士

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畝輒數日不

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因士寧出畝而逐之士寧以五

百騎逃歸京師上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且且選朝

臣宣勞徐察事情豈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

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

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

留後其制則從內出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

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

授踰其方則踣蒲北切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激求之情

激於消切與邀同殊無退讓之禮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

上敗則債軍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音萬左傳無使滋蔓蔓難

八卷一百六

六十七

圖也謂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先令順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

非獨長亂之道亦閑謀逆之端上不從以通王謀為宣武節度大

使以萬榮為留後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羊苴咩城徐嗟切咩彌嗟切南詔地名雲南王異牟尋所築

延袤十五里去雲南城二百里舊傳作陽苴咩城也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

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牂柯則郎切柯古俄

為牂州屬江南道羈縻州牂柯係牂州也楚滅夜郎軍至佐時不

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

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

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

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

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

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

雲南
破吐
蕃

陸贄
諫上
猜忌

陸贄
奏六
條
一論
兩稅
之弊

賦以
丁八
為本

德宗

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
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
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來獻
捷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
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陸贄上奏諫其
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
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又曰以一言稱愜
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
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
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
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為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絕
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
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
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羯居列切兆庶

大鑑二百六

八

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
知弊之宜革而所作蕪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
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
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
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括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
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
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勸重其
役不以窳怠上音愈裴明曰病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
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
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諸協切箱篋也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
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
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
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用

二請
兩稅
以布
帛為
額

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割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
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
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
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
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
入者唯布麻繒績與百穀而已繒若縹切繒帛也績絮也先王懼物之貴賤失
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出以
行曰泉其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
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
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帛常有禁
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
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
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
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
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

續通志卷六

九

地力
生物
有限

三論
長吏
課績

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
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
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
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祭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
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稅關
田為課績績亦切開也績則歷切課治課也其略曰長人者罕
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吐莫耕
地亦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
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
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上古堯切薄也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
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
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
管之內人益阜穀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
為考課等差其當農官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

德宗

四論
稅限
迫促

五以
稅茶
錢備
水子

六抑
兼并

限民
田

論錢
穀斂
散法

裴延
齡証
媚

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
 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
 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
 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艾遽斂
 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
 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
 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
 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使以主切 官倉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
 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
 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
 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
 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
 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
 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
 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
 可捨也

鑑二百六

范祖禹唐鑑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
 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
 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
 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
 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民之
 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
 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抽空由取其所無故
 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
 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
 庫上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
 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猶
 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延齡又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



華證
裴延

陸贄
數也
惡

陸贄
不負
所學

陸贄
罷相

陽城
直諫

德宗

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詰六切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詆丁禮切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思廉切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曲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由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

鑑一百六

十一

高拍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拍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卜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鈺黨於贄失勢怨望動搖眾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能執易崔郊

張萬福 陽城 陽城 麻白

臣論諫

城陽

鄭綱 拒中 人

德宗

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朕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自八年以後至此及良器延齡陽城等傳良器附見李光弼傳後

東萊評曰相得其人則天下安相非其人則天下危荀子謂人主職在論相而善觀天下者視其所相之人賢否而已矣陽城居諫議之職者九年未嘗言事韓愈作諍臣論以割之及德宗黜陸贄欲相延齡誠人主大失而治亂之機也城始出庭諍之至欲壞其麻由是名重四海則城非緘默取容者蓋有待而言耳歐陽公祖愈之餘意識城若不遇陸贄之貶則無所成其名也夫君子之諫其君特以天下安危為慮意豈在夫名哉向使德宗始終任贄不用延齡則天下將日益安嘖嘖然言細碎不

切之事以激虛名城之所恥也

鑑一百八

十二

五月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監軍王定遠奏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七月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十二年三月以閑殿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暴薨眾推其子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

方鎮以進奉市恩

不代節度使

李景略北邊

不任宰相

揚朝晟善料兵機



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鞏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統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蕪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

於北邊

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十一月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渠牟

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旁

朝晟
退吐
蕃

借吉
成婚

論吉
凶禮

官市
為民
患

德宗

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軍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上於衣切又烏官切發井也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四月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朝晟傳六月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喪倉回切衰衣左氏晉襄公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墨謂墨衰也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昏吳筠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自先王禮教之不明

卷二六

十四

然後委巷之禮得以用於朝廷之上苟其禮教明矣則夫禮之失者尚可以求諸野況於朝廷之上乎德宗使茂宗尚義章公主借吉成昏是以委巷之禮而施於朝廷之間矣豈特小功不為位也哉

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者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堊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直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綰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撤去也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官市取之與綃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綃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

置左 右神 策統 軍 陽城 治山 如治 家

吳少 誠叛

劉昌 裔破 吳少 誠

德宗

口切駭 街吏擒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
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
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
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封傳
十四年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
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
軍遂至十五萬人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
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
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
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
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
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
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度使董管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
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董管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

蓋二百六

十五

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
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
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
為宣武大將得眾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眾乃定已
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
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八月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少誠遂
圍許州節度使上官沆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
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
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
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
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沆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
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
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
使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
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

以功名終

置招討使

曹文治自以殺明南仲

于頓橫恣

城薨于河中城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本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弃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錡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錡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謹呼於城郭者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寢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

蓋一百六

十六

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治尸傍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仲傳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頓仲傳 歷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頓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頓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頓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頓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頓本傳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薨濠州刺史杜兼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



杜佑
以百口保
李藩

赦吳
少誠

李錡
阮崔
善

孟容
封還
詔書

宗元
禹錫
等朋黨



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
遂徑歸建封薨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
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
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
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
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
惡者邪即除秘書郎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
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若少
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則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
為患無窮矣上然之十月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六月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
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
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
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於道旁已亥
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丁巳成德

孟容

孟容

節度使王武俊薨七月詔以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揔代掌後務刻
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詔擢揔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
詔書曰衢州無它虞齊揔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揔必有
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
慰獎之孟容本傳

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伾音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
宮娼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
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言宮市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曰非先
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
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
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已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
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十二月京兆尹嗣

韓愈
請俸
稅錢

迪簡
飲醯

來希
皓讓
節度
使

太子
風疾
不能
言

論唐
士自
德宗

德宗

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蚕麥愈坐貶陽山令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四月名陳許軍曰忠武 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眾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王伐切殺斧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可當此軍監

鑑一百六

一八

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為節度使從史本傳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右德宗在位二十五年壽年六十四

范祖禹唐鑑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矣以其時君考之糶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官者三曰聚歛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福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倍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官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士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也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

月德宗崩太子即位

衛次 公抗 議立 太子 順宗 即位

永貞元年甲申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
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
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
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
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
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公傳甲午宣遺詔太子即皇帝
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
泣時順帝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
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以杜佑攝冢宰 壬子李
師古發兵屯西境以勸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
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

蓋二百六

一九

道王 實以 暴飲

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
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毋
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
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
且聞上即位乃罷兵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倍斂之罪
貶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
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
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
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
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柿李切院以木得名猶見李忠言牛
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
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
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憫下報切詩瑟兮謂天下
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



赦天下革亂政

進錢

寶群 劾劉禹錫 寶群 狂直

立皇太子

以日 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橫下子孟切強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蚶一囊為質曰此蚶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上祥吏切以飼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君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三月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

卷一百六

二十

即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王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寶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羣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目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官官俱文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上胡感切遂立淳為太子更名純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慙赧女版切面慙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社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筋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

韋臯
上表
攻邪
黨

太子
即位

却貢
獻

閭民
疾苦

貶韓
柳黨
人

順宗

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六月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病阻緣切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愴紀紊綱頽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以上王伾王叔文衛次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佳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

鑑一百六

二十一

三

珍禽奇獸皆無得獻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併歸正庫從之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九月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貶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為池州刺史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故獨後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負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陳諫為台州司馬凌準為連州司馬程昇為彬州司馬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二月以闢為

韋丹
請誅
劉闢

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右順宗在位八月 壽年四十六

考異曰

德宗貞元八年四月以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舊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十年正月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舊傳作陽苴咩城今從新傳

異牟尋斬吐蕃使歸唐舊韋臯傳云四年五月臯遣判官崔佐時

六十五

蓋二下六

三二二

至苴咩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臯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臯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臯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酋欲使佐時易服而入臯傳誤也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

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在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闕負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十三年三月方渠三城成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成奏方渠合道木

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三月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邠

順宗

志而不取其日

八月蔣乂諫張茂昭起復尚主 實錄作蔣武按舊傳又本名武
十四年九月己巳左遷陽城道州刺史 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
元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
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懇至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又四
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愷廬江何蕃等百
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閤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
事如己巳詔今從之

十六年十月赦吳少誠 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一
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赴者應望國家思貸恐須開其
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澗水少誠逼澗水下營全義
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赴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
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
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
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
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鑑一百六

二二二

至

十九年十二月韓愈貶陽山令 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
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辛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
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
並峙又曰我落陽山以尹廳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
雪虐風號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順宗永貞元年正月甲午宣遺詔 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
宗實錄

增飾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

諱純順宗長子也初封廣陵王永貞元年三月立為皇太子八

月詔皇太子即位

元和元年丙戌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本劉闢既得旌節志益

驕求兼領三川謂西川東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

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

諫闢舉兵莆方矩反邑名屬泉州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

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

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礪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

為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懣懣作慙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

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

八鑑一百七

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

馬使李元弈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

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其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

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

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

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

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

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崇文高崇

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

出斜谷去胡戒切熬米麥一曰器無盛曰械糗丘救切一無所闕甲午崇文

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甲履切取飯用崇文斬之以徇辭

勅也示也劉闢陷梓州執李康本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

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

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

黃裳請裁帝藩鎮

劉闢反 林蘊 真烈 杜黃裳 高崇文



杜黃
裳論
人主
勞逸

崇
文斬
李康

行制
舉法

論制
舉

杜佑
舉李
巽自
代

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
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
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
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
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
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
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
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本三月高崇文引兵自
閬州趨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此經崇文入屯梓州闢
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
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本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兵
馬使張承金斬之傳首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
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以
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潘孟陽所至專遊宴從僕三
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策試制舉之
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前進
士蕭俛沈傳師出焉

鑑二百七

二

東坡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
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技細隱窮所難知務
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
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
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之制宜於今者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
合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魁偉傑特之才不困於崑穴簸揚陶
汰而國家收士之實用矣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
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
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
十萬緡巽傳以元稹為右拾遺獨孤郁為左拾遺白居易為
蓋屋尉蓋張流切屋陸栗切水曲為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沈
傳師為校書郎積上疏論諫職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

憲宗

元稹
乞召
對

元稹
復上
疏

禁非
時貢
獻

請擇
師教
子

憲宗

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行胡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踈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為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手樂行其道競為忠謹小人亦貪得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括古活切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囊衣乃罔切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伽求加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

鑑二百一

三

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屏必遲切閉息也鞠居六切整也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末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曠目少精也曠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旌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

李師古不私親

高崇文克成都

實示剛果斷

德宗不用人

詔徵李渤

憲宗

州事好畫及盛築辯人必結切築力贊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予我死于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工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平盧節度使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也檻圈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從容指搗許切搗亦指也指搗謂以指披斥事務也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濼濼濼之弟時為保義軍節

鑑一百七

四

度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王十朋曰憲宗剛明果斷討平藩鎮征伐四克無不如意當其即位之初畏一劉闢之阻兵乃以兩川節度而授之其姑息藩鎮無異於德宗之為者蓋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其進銳者其退速憲宗之不討劉闢所謂鷙鳥之擊乎故其姑息之政雖見於一時而果斷之威終有成於其後

伊川曰德宗姑息藩鎮晚節益甚視朝廷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宁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於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詔徵少室山人李渤蒲及為左拾遺渤辭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十月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十一月以內常侍吐突承璀七罪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

李吉甫為相得人

為相在用

李錡謀反

高崇文求代

誅李錡

憲宗

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上巨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黃裳吉甫傳

龜山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任而任卿大夫所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沮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諸訐踈斥之計日生於宵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於度外如李林甫盧杞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志纖芥之憾於裴垪能翰訪問之愜一旦用垪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忌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名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衛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監州定遠

鑑一百一

六五

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

揚惠琳知夏綏留後元年

拒命兵馬使斬之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

揚它歷切忍懼兒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

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

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制削李錡官爵

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以討之 高崇文

在蜀暮年一日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

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

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乃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充西川節度使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

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

必敗同謀討之引兵夜還趣城錡聞子良等舉兵撫膺曰吾何望

矣跣足匿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師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

般七小切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十

一月錡至長安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

色變兒

李絳請無罪諫者

居易以詩見用

命群論

于頔奉詔

李吉甫國計簿

憲宗

學士裴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元衡及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度達各切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本傳蓋至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東萊評曰詩者古人譎諫之文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則不然楊惲詠南山之句梁鴻賦五噫之歌以宣帝之聰明肅宗之長厚猶不能平而或加之罪况其下者乎居易為諷諫詩憲宗擢之翰林有古人採詩之遺風賢於漢之二主遠矣

鑑一百七

六

十二月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橫渠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矣初欲斥諫官及問絳絳直告之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其中與不亦宜乎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上使人調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摠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音夫方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失舌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

詔却
進奉

策試
賢良
直言

盧坦
丘裴
均

居易
上疏
請用上言

憲宗

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唐干切彈糾也為章驥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

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本傳夏四月上策試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職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

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均王涯覆策湜

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均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均涯學士均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

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以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僧孺以荆南節度使

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五月

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閩外官揚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

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

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

左補闕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

道也

三山先生曰召之以直言而其言直索之以極諫而其諫極可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

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

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

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

盧一百一

七

盧坦增穀價以救民

易以貨取宰相

推心委宰相

輕賦稅

裴均不受私



將何以得天下之寶材乎仁祖皇帝嘗舉直言極諫科蘇子由對策盛言宮中飲酒過度歌舞失節仁祖初無是事而舉士妄言可黜仁祖曰以直言極諫而求之焉可以直言極諫而黜之乎小臣踈遠乃能如此特旨取之嗚呼仁聖之慮遠矣

秋七月辛巳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相傳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異望若盡與之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待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鏐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鏐以進奉得之競為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_{居易傳}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然寵信弥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

鑑一百一

八

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常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歛於民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_{均傳}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_法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_{盲武庚切目无瞳子李希列罵闕播云謂其選當也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_{賑止切瞻也}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

遣使賑民

李藩有宰相器

修德雨降

李巽舉程異

居易請却進奉

書

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賑贍也由切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而已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

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

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省所猛切費音沸省簡也省費謂簡其淨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

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初王叔文之黨既敗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上龍張切移徙也謂得地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桂切司馬程異吏才明辨

鑑一百七

九

張

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

在巽前異句檢簿籍句古候切稽也又精於巽卒獲其用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入

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卻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

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跋扈音賦戶跳梁也一說扈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為扈水去則大魚跋扈而小魚獨留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

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

議討
宗王承

知李
拭為
姦臣

李絳
不作
聖德
碑

牛曳
碑樓

徐晦
憑
送楊

李夷
簡各
徐晦

論友
道

憲宗

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韻點也與韻謂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
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瀾魏博如季易定張茂滔青師以地
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
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上
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
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
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左軍中尉
吐突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
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
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
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
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以
斲也恹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植也切莫得延引
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
乃倒本麟 秋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

鑑一百一

十一

觀察使貪污僭侈貶為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
獨至藍田與別京兆有藍田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
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杜勳對曰晦自布
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也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
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
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
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老蘇曰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簡負恩事之
夷簡方彈劾楊憑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
夷簡賢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并甲之父子兄弟
姻戚黨友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
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大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
易及哉

東坡曰受人恩而不肯忘者其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古之君子
蓋嘗以是閱人矣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背其恩而不肯念劉

議革諸鎮弊

備請曹操殺之蓋背恩之人不可以恩結之故也若夫陳平不負魏無知高祖以謂不背本其後呂后問高祖以受遺托孤之任而高祖以陳平為言是以得之於不背本矣徐晦送楊臨賀是亦受人恩而不肯志故夷簡薦之智者以此觀人思過半矣上密問諸學士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顏師古曰物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敬斥言仰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策畫胡表切謀策計畫也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甲義切指軫親切臂之使指也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膠居肴切如外則蔓連勢廣蔓无取切如蔓之多連延也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

八鑑二一七

八一

論藩鎮事勢

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无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直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王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直定囚之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貸敵德切從人求物也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歲渠希切地以遠近言也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

許孟容抑豪強

憲宗

許王承宗

居易等諫
官用中

李絳
諫官
官驕橫

居易
請罷
兵

憲宗

許之京城震栗容傳上遣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李元素李廩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居易及承傳李絳嘗極言官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常利切得賂則譽踞為廉踞之石切盜踞也踞荒約切莊踞也賈誼賦云謂隨夷濶方謂良踞踞廉故李奇注曰踞秦之大盜踞楚之大盜蓋踞抑下惠弟王弟也佛意則毀龕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官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為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迁申州刺史十一月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力不能討乃以少陽為淮西留後未幾以為節度使

蓋一百七

十一

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費勞味切資將支切費財也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為陛下痛惜者

盧從史有異志

縛盧從史

李絳請納直言

李絳解白居易

論人君當畏慎

憲宗

此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
陰與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言從史
陰謀及可取之狀裴均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且必為亂今聞
其與承瓘對營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
也上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
益相昵狎上昵贊也三月甲申承瓘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
於幕下突出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
兵趨譚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
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上嘉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
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
上悅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使貶盧從史驩州
司馬 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
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
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
對策本傳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

盧二十一

三

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湏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
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
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
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居易傳
范祖禹唐鑑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
嚴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
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
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游畋其可謂賢乎
無垢曰鄭公問太宗曰向聞陛下有山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
太宗曰畏卿遂停耳玄宗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
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表至憲宗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唐之所稱者三宗而皆以從諫
致治此為君者之所當法也

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道無功制洗雪承

李藩
論神
仙事

論佛
老本
貪

裴垣
請退
承璣

遣使
問裴
垣疾

張茂
昭自
請入
朝

憲宗

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
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劉濟有疾其次子總因宜毒而進之
乙卯濟薨總遂領軍務 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
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
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
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本傳
鄭鑑曰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
多惑之何也曰貪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
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自天地
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乘秦皇漢
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以回憲宗者
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憲宗未嘗求賢入講經術遜志於帝王之學則不好浮屠必
好黃老其術固然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知所不足欲
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也

卷一百七

十四

九月吐突承璣自行營還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垣曰
承璣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
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璣可斬李
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璣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上乃罷承
璣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承璣傳 裴垣得風疾上甚惜之中
使候問旁午於道 裴垣傳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
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
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
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
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
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
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
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
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
為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昭為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

李絳
諫用
承璣

李絳
諫聚
財

李絳
不進
羨餘
論為
政寬
猛何
先

李惟
簡善
守邊

憲宗

校皆拜官 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
錮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
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
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
名假之上乃止龔懿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璣專橫語極
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
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
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
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
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論
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購蠟切故不得不蓄
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春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
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

八益二一

十五

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
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
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相麟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
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立由祖宗仁政結於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龔懿夏
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
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
當觀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
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
它方龔本

秦少游曰童子爭桑吳楚連兵者累年至於滅國是知守邊之
策惟在夫禁織芥之隙不貪小功不報小忿則邊事無虞而國
家安矣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李吉甫請去冗官

梁悅報父仇

韓退之論復讎

退承

相李絳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十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衣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黜黜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理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

鑑一百一

十六

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本傳及韓文 吏部奏準敕併省内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瓘乃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二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考異曰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為前軍 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

憲宗

右而云李元奔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三月崇文斬李康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

西為節度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海敘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欺誑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為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棄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日長子日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眾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在懷州刺史日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事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棄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据今從舊傳

二年十月高崇文願效死邊陲

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

府按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

八益二二一

十一

張

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

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

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敎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

叶每退公詞色不憚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

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斬李錡

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二襲命有司

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禮葬焉國史補曰李錡之擒也得侍婢一

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筦推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敎侍婢

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

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

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

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冤之有今從

實錄

于頔子尚主遂入朝

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三年二月盧坦彈柳晟閻濟美進奉舊晟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復為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

九月王鐸求加平章事白居易言按舊李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鐸平章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慘又云鐸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鐸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鐸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

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十月李元素等諫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璀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五年四月吐突承璀縛盧從史承璀傳曰承璀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均等傳

六月上欲令白居易出院李絳諫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惟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

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七月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十一月命王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不可舊李藩傳曰鐔以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奉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諧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

鑑二百七

十九

二

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六年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